

黑龍江古代文學

韓明安



517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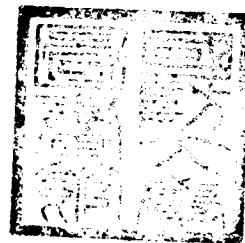
2 033 1286 0

黑龍江古代文學

韓明安



一九八六年



责任编辑：陈汝春
封面设计：安振家
封面题签：李廷沛

黑 龙 江 古 代 文 学
HEILONGJIANGGUDAIWENXUE
韩 明 安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永安路106号)

黑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社科院书刊发行公司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 印张9.3125 字数217.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10263·040 定价：1.40元

前　　言

辽阔的黑龙江地区从遥远的古代就是肃慎、涉貊、东胡等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这里象中原各地一样，也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大约在五万年之前，黑龙江地区的山间水畔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而距今一万年左右，在黑龙江北部大兴安岭中的呼玛县十八站地方，已有蒙古人种形成。近年来，考古工作者更在宁安县镜泊湖边的莺歌岭附近发现了约相当于殷周时代的肃慎人部落遗墟。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人向西周王朝献楨矢石砮^①的事迹已多次见载于史册，而嫩江下游肇源县白金宝一带的遗迹、遗物，则标志着周初涉貊族支系的遗存。此后，在整个中原王朝的更迭转换过程中，黑龙江地区的各种族也在不断地融合、演变、迁徙和繁衍，无论民族的血缘、气质，还是风俗习惯，乃至民族的名称，都一直处于不停地改变之中，直到今天，这里成为了拥有汉、满、蒙、回、朝鲜、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柯尔克孜、锡伯、赫哲等十一个民族，三千万人口的，共和国的一个省区。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生产劳动中，黑龙江地区的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

且也创造了优美的文学艺术，和全国各地、各兄弟民族一起，为祖国的发展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属于黑龙江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中，不仅有着相当数量的，在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歌谣等口头文学创作，而且在各时期、各民族之中，还涌现出一些较为有名的诗人、作家。他们有的出生、成长在黑龙江的土地上；有的虽然出生在关内、江南，却长期羁留在白山黑水间，用他们的作品反映了黑龙江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但是，这些优美的故事、传说、童话、歌谣以及为数不少的作家作品，长期以来没有进行过广泛的搜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评介，以至于一提起黑龙江的古代文学，人们常觉茫然。

有人说：黑龙江直到近百年，甚至解放、建国以来，还被普遍地称作北大荒，人烟都不多，哪里还有什么文学之可言？

有的文章写道：“一百年前，中原文化已发展到全盛时期，黑龙江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举目四望，到处是茫茫草原和郁郁森林，人烟稀少，虎狼成群，经济萧条，文化落后，文学当然也就更不足挂齿了。”^②

可是，近百年如此，近千年反倒不尽如此（实际上近百年也并非真的如此）。各时期丰富的口头文学我们姑且不说，单是见之于记载的作家作品、文人著述，只要我们认真去查阅，那数量、那质量，也足以使我们震惊。翻开黑龙江的历史，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在黑龙江、吉林、朝鲜接壤地区就出现了一个被称做“海东盛国”、“小中华”的渤海国。它是粟末靺鞨人建立起来的一个隶属于唐朝的地方政权。公元七五五年渤海国从吉林的敖东城迁都于如今的黑龙

江省宁安县东京城。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黑龙江的东南部地区成了一个北起黑龙江下游、南至新罗，东达海，西到松花江、嫩江汇流处以西，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海东盛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唐朝文化的影响，随着唐诗的广泛传播，渤海人中能用古代汉语赋诗属文的何止千百。尽管由于诸多原因，渤海国没有能把他们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保留下来，但是，已见于《新唐书》、《旧唐书》、出土文物以及朝鲜、日本的有关文字记载中的渤海人的散文和韵文，就已经有近四十篇，至于上述史书及资料中所谈及的渤海人的作品，则足有数百篇之多。其中某些书、牒、状、笺和墓铭，就其驾驭文字的能力看，可以说无逊于同时期中原一些名士的手笔；而杨泰师、王孝廉等渤海国著名诗人的优秀篇章，即便录入《全唐诗》也毫不见逊色，甚至堪称上乘。至于世代流传于黑龙江各族人民之中的神话和传说，从作品内容所反映出的历史背景看，不仅有渤海及渤海以后各时期的作品，而且不乏渤海之前，乃至上古时代的创作。它们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独特的民族和地方色彩、朴素生动的语言，也都可与汉族口头文学相媲美。

公元十世纪初叶，契丹人灭亡了渤海国。为了防止渤海人聚集力量，东山再起，辽朝统治者采取了“迁徙其民、荒废其地”的政策，使上京龙泉府一带的渤海贵族和普通人民，南迁到如今的辽南和内蒙。不愿迁徙者，有的去往高丽、新罗；有的逃亡到中原或邻近的女真部落，致使经济和文化繁荣一时的黑龙江东南部地区，又逐渐荒芜下来。

辽朝统治下的黑龙江广大地区主要生活着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黑水靺鞨的后裔生女真，以及五国部、室韦等部族。那时候，这些部族无论经济、文化都极不发达，尚在“逐水草以游猎”的为多数，整个黑龙江地区又在这荒凉、寂静之

中沉睡了两个世纪。这期间，无论是文人的作品，还是民间的口头创作，都确是绝少的。

直到十二世纪初叶，女真完颜部在阿什河畔建立了奴隶制国家金国，以如今阿城为中心的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又呈现出急剧发展的势头。金初，完颜部女真的贵族之中出现了完颜勣、完颜亮、完颜雍这样的善以汉文写诗、填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慷慨雄壮，表现了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在创作风格上很受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同时也保持了质朴、遒劲的风格。在这期间，由关内、中原流入金朝的一批学者、诗人，如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蔡松年、洪皓、朱弁等，他们入金之前，在中原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文士，来黑龙江后，创作技巧更趋成熟，写下了大量的诗词，反映了他们在塞外的生活，抒发了去国怀乡的苦闷心情。这些诗词，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不亚于同时期的南宋某些诗人的某些作品的程度。而在各家的文学史中述及金朝文学时，谈得多的是金朝入关之后的文人创作，而极少提及金初出生、成长或羁留在黑龙江的作家，这也是后人谈起黑龙江古代文学觉得茫然的一个原因。这一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也较为丰富，除掉神话传说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映各方面社会生活的故事。金源南迁后，完颜亮下令拆毁上京建筑，平作耕地，再度繁荣起来的黑龙江地区，重又回到茫茫寂寂之中。

元代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主要是一些所谓水达达女真各部及其它部族，他们大都以射猎为业，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元统治者对他们采取“设官牧民，随俗而治”的方针。奴役和剥削的形式与辽代大体相似。

在明代，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三部。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陆续南迁之后，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主要仍是野

人女真。他们“不事耕稼，惟以扑猎为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廷把黑龙江地区视作塞外。两度兴“龙”建都的黑龙江地区，在蛮荒状态中默默地度过了元、明三百年。

清初，陆续有流戍的罪人发来黑龙江充边，顺治间，以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康熙朝，以卜奎（今齐齐哈尔市郊）为主要集中地，以后更流放到布特哈、三姓、爱辉、墨尔根等地。这些流人之中有不少以文、以事获罪的中原名士、江南文豪，如张缙彦、吴兆騤、姚琢之、张绣虎、祁班孙、钱德维、孙赤崖、李兼汝、纳尔朴、华照、程煥、刘廷耀、刘凤浩、龚光瓒、杨越、英和、钱氏兄弟、杨瑄父子、方氏祖孙等等，他们或携眷属仆妓，或负古书旧稿，先后遣来黑龙江。在莽莽荒原之上，在沉重劳役之余，在艰苦生活之中，他们聚会吟诗、设馆授徒、促膝谈经、考索著述，对塞北的文化生活发挥了开拓、启蒙的作用。有几部较早的记录黑龙江地理的专书，就出自这些人的手笔。他们描写黑龙江山水风情，借以抒发胸怀的诗词歌赋，数以千计，仅吴兆騤一人所写诗词得以保留下来的就有几百首；而流戍卜奎地方的方登峰、方式济、方观承、方观永祖孙三代人的诗作更无虑千章百篇。但是，大部分流人的大部分著作，都湮没于黑龙江的茫茫荒野之中而未得传世。

另方面，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更是多不胜收。除了神话传说、童话故事之外，还出现了不少民歌、谜语、谣谚等为各族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的口头创作。单是关于努尔哈赤的故事、萨不素的故事以及抗俄斗争故事就有数百则之多，而且流传的地域日益广阔。

从康熙到道光的二百余年里，清朝对黑龙江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阻绝了黑龙江地区各民族与关内汉族及其它民族的往来联系，影响了文化的交流。直到咸丰之初，开放

东荒，关内汉族来黑龙江入籍的才迅速增多，关东人烟逐渐稠密，黑龙江的土地大量地开发起来。经过咸丰到同治的二十几年的积聚，黑龙江大部地区的经济、文化、手工业、商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个别地方还办起了学校。满、汉等族青年经过院试“入学”，以及拔为贡生、廪生者大有人在。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了地方乡绅、官吏或学校的教员。这些近代在黑龙江地区土生土长的文学之士，很写了一些诗词文赋、楹联、散曲，每见于各州县的方志。有的还出了专著专集，如宾县的姜树春有《杨斋集》、车益菴有《廓如斋诗集》传世；双城的毓谦有《听命轩诗稿》、王之邻有《退求庵诗集》流行。至清末民初，黑龙江各州县以诗文名噪一时的更是不胜枚举，如双城的张选升、张鼎铭，宾县的刘春蕙，木兰的张邦彦，宁安的徐景魁等等。

这期间，宦游黑龙江省城及各州县的地方官里，也很有些科举中得到过功名出身的能诗善文的大笔，如黑龙江巡抚周树模、都督宋小濂、省长于驷兴、双城通判柳大年、绥化知府多录、兴东兵备道徐鼐霖、呼伦兵备道常荫廷、依兰知事阮忠植、宾县知事赵汝模、宁安军法官栾钟喜、纳河的崔福坤、曹春昭、爱辉的边瑾，以及调动频仍的杨步墀、张霖如、阎毓善等，他们在黑龙江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宦游生涯中，写出了不少描绘黑龙江自然景物、记述黑龙江社会风情和抒发自己在黑龙江生活期间的感受的作品。其间，有的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愿望，有一定的人民性；有的表露了忧国忧民、反抗侵略的情怀，有明显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也有的牢骚满腹、自我标榜，反映出一种清高出世的颓废思想；还有的咒诅义和团、鄙视兄弟民族，盲目地歌功颂德、阿谀捧场，表现出政客、市侩的固有作风，使他们的作品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这一时期中还有清廷派来黑龙江地区短期驻在的勘界、采办官员，如吴大澂、胡传、曹廷杰等，也曾写了不少有关黑龙江地理山川、历史风貌和社会生活的著述与诗词。尽管他们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从搜集到的篇目看，也确属研究黑龙江古代文学、研究黑龙江历史的珍贵资料。

从光绪初年起，继王性存在卜奎创立“梅花诗社”、“菊花诗社”之后，光绪十五年，刘建生、宋小濂等十余人又在漠河金矿结成“塞鸿诗社”，民国之初，宾县的刘春蕙邀集同事、门生数十人办起“逸兴诗社”。他们创作的诗词至少有数百篇，可惜迄今或存或佚，尚无人搜集整理。

千百年来，在黑龙江的土地上出生、成长和生活过的作家、诗人，以及他们反映黑龙江各个历史时期自然和社会风貌的各种样式的作品，不是数量不够多，也不是质量都不好，可是得以写进各家文学史、编入各种作品集的究竟有几人、几篇？楚人宋玉、李斯，皆以孤篇名世；唐山夫人、戚夫人、蔡文姬、卓文君，亦因独章见称；枚乘、朱买臣、孔臧，其作品亡佚殆尽；张若虚、王之涣，名重而诗寡，至于那类文学史上有名有姓，而未必确有诗文传世的“作家”、“诗人”，也都不乏其人。可是，凡产生于域中的作家及作品，无论生产多寡、品秩高低、真伪虚实，大都得以留名传世，为人所知，文学史家则置章设节、翻来覆去，均有定评；而远在域外的渤海靺鞨、完颜女真、仕金名流、流戍文士们及其所生产的作品，却绝少见于一些文学史家们的笔端。一部《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史、域中文学史。

清初流戍黑龙江的文人钱威在为他的难友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作序时感慨道：“古今之所慨于遇不遇者，岂独人事然哉！山水之在域中者，图以载之，经以著之，而且

瘗玉镂碑以志其盛，飞觞赋咏以道其奇，何其幸也！其在域外者，荒江空谷，莫之或知，又何悲也！”

其实，作家和作品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噪世者未必多有佳品；蒙尘者未必未吐玑珠。相信，随着地方史志的日臻完善、详尽，地方文学史、民族文学史的陆续问世，一部真正称得上《中国文学史》的巨制，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

黑龙江地区既然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黑龙江古代文学当然也就包容在中国古代文学之中，那么为什么还要对黑龙江古代文学进行单独的研究呢？我们认为这首先是它的独特性决定的。黑龙江历代文学作品，甚至包括黑龙江地区各民族的某些口头创作，虽然几乎都是在中原文学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民族地域和自然条件等情况的差异，黑龙江古代文学较之中原的同时期的文学又有着自己独具的特征。以文人作品为例，那些抒发南宋羁北文人乡国之思的诗词，既不同于南宋前期颇具爱国主义倾向的佳篇杰作，又不同于南宋后期粉饰太平的颓废文学，而是大体相似地流露了一种苦闷、彷徨的情绪。而清初黑龙江的流人文学也既不象顺治间诗人那样努力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又不象康熙朝文士那样力求超脱，倒是不约而同地唱出了无依无望的凄苦之音。相近的遭遇、共同的环境，铸成了上述两种人各自的类似心理，产生了各自格调仿佛的文学创作。至于民间口头文学，就更为明显地具有独特的民族和地方色彩了，比如满族的某些神话传说、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赞达仁、达斡尔族的乌钦以及蒙古族

的好来宝等等。

其次，由于黑龙江地处边陲，开化既晚，劫难又多，历代文学创作状况确实不若中原的一些省份，因而一向很少有人重视，唯其如此，才更有深入挖掘、仔细研究的必要性。对已知的东西，甚至熟悉的东西，我们尚且在反复地研究不已，对未知的，又确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长期不闻不问？近年来，神秘的黑龙江古代文化资料、珍贵的黑龙江古代诗文，正引起海外学者日益浓厚的兴趣，作为黑龙江人，我们岂可轻弃这份宝贵的遗产？对于黑龙江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至少有助于对东北疆少数民族历史的了解，有助于黑龙江地方志，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有助于中国文学史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同时，它还具有着明显而深远的政治意义。

三

《黑龙江古代文学》叙述的时间范围从上古时期居住在黑龙江各地的各民族口头文学开始，中间包括渤海时期文学、辽金时期文学、清初文学，并附以通常被划作近代的清末到“五四”时期的文学。辽朝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在黑龙江地区，其主要作家、作品都不属于黑龙江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因而《辽金文学》一章中，只将与黑龙江土地有联系的东丹国王耶律倍和天祚帝的文妃大色的文学活动顺便提及。

黑龙江元明两代除少量的口头文学偶有流传之外，作家作品资料绝少，故未设章节叙述。其间的口头文学在清初文学一章中介绍。

各时期、各民族的口头文学中大体可以考定其具体产生

和流传的时代的，分别在相应时期所设专节中叙述；难于确定其产生和流传的时代的，则主要依据其内容所反映的历史的影子，而确定它归属的时期。

四

黑龙江古代文学以黑龙江古代的作家和作品为研究对象。黑龙江古代作家应当按哪些标准划定，应该包括哪些人呢？我们认为：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无论其民族、籍贯如何，皆应列入黑龙江古代作家的论述范围之内。

1. 出生在黑龙江，写出了有一定影响的反映黑龙江古代自然景色和社会生活的作品的各族作家。例如：渤海国迁都上京龙泉府之后的一些诗文作者，金都迁离上京会宁府之前的几位有重要作品的完颜氏君臣，清初有著述的流人后裔，以及清末民初在黑龙江各地出生和长大的，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诗文的作者等均属此类（后者则为黑龙江近代作家）。这里所说的出生在黑龙江，系指现在的黑龙江省的幅员，而不是指黑龙江流域或建国前的黑龙江省版图，如宁安，清代属吉林省，民国时亦属吉林省延吉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属黑龙江省，因而凡生于宁安的作家，均视作出生于黑龙江；流放宁安（海林），则视为流放黑龙江。

2. 不出生于黑龙江，长期生活在黑龙江，写了些反映黑龙江自然景物和社会风情的作品的作家，如金朝扣留的来自南宋的祈清使、议和使和从沦陷地区转而入金的南宋旧臣，以及清代的某些流人。他们都不出生于黑龙江，有的终老、客死于黑龙江，如高士谈、施宜生、张缙彦、杨友声等；有的长期羁留后离去，如洪皓、朱弁、吴兆騤、祁班孙等等。他们都曾写过不少反映黑龙江地区的作品。这些人大

都于青壮年略有文名时来黑龙江，在黑龙江度过了一生中十数年，乃至数十年最好的年华，然后或死或去。黑龙江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的生活在他们的整个人生旅途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而，研究黑龙江的古代文学，理应包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他们笔下那些虽然写于黑龙江，而并非写黑龙江的著作，如朱弁的《曲洧旧闻》是被囚禁黑龙江时所作，但其内容大抵是追忆北宋遗事的，本书则录而不述。至于对这些羁留和流戍的文士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那就要看他们各自作品的质量、数量和曾经发生过的影响了。

3. 不出生在黑龙江，只是短时间生活在黑龙江，却写了较多的或较重要的反映黑龙江的作品的作家。这部分人之中主要包括清初的杨宾、方观承；嘉庆间的西清、清和，以及近代的吴大澂、曹廷杰、胡传、柳大年等人。

宋徽宗赵佶羁押黑龙江近五年，写的诗词不少，留传下来的却不多，我们也把他列入其中。

本书原系计划撰写的《黑龙江文学史》中的一个部份。现代、当代各部份暂不能编撰，故而古代部份（附近代部份）单独成书，先行付梓。又鉴于古代黑龙江各时期的文学大都受中原文学的横向影响，它们之间很少有历史上的源流延伸承接发明的纵向联系，因而本书不便以“史”命名。

编写黑龙江古代文学是一项新的，难度较大的工作。它本应在对黑龙江古代作家、作品、民间口头文学广泛发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但迄今能见到的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可参考的资料实在有限得很，而本人学识又颇浅薄，因此，无论本书的体例、选材，还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述，都难免出现问题乃至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黑龙江大学陈湜教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质慧社长以及光明日报出版社金成基、陆瑞

君等同志的不少帮助，黑龙江大学印刷厂的领导和工人师傅也给予了破格的照顾，在此谨致谢意。

韩明安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

注：

- ① 楷矢石砮：楷矢，用楷木做的箭杆，楷木似荆条而颜色微红；石砮，以黑龙江底所产的木化石所制的箭头，其坚利似铁。楷矢石砮系肃慎氏宝贵的武器和生产工具。
- ② 见《创作通讯》1984年第3期载：《沦陷期前后的黑土文学》。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早期的神话传说	(1)
第一节 认识和改造生存环境的神话传说	(5)
第二节 关于祖先和族源的传说	(13)
一、满族关于始祖的传说	(13)
二、赫哲族关于先祖的传说	(15)
三、鄂温克族族源的传说	(17)
四、鄂伦春民族族源的传说	(18)
五、蒙古杜尔伯特部关于始祖的传说	(19)
六、回族关于族源的传说	(20)
第三节 反映部落斗争的传说故事	(21)
第四节 讲述人神恋爱的神话故事	(27)
第二章 渤海时期的文学	(33)
第一节 渤海的历史沿革	(33)
第二节 唐文化对渤海的影响	(35)
第三节 渤海文化迅速消亡及文籍史料极少传 世的原因	(37)
第四节 渤海的散文	(40)
一、国书	(40)
二、官牒	(41)
三、状	(42)

四、篆	(43)
五、书	(44)
六、表	(44)
七、碑文	(45)
第五节 渤海的诗歌	(48)
一、杨泰师	(48)
二、王孝廉	(52)
三、释仁贞	(56)
四、裴迺、裴璆	(56)
五、释贞素	(57)
六、高元裕	(58)
第六节 本期的民间口头文学	(58)
一、流传在满族中的故事	(59)
二、赫哲人的“伊玛堪”	(67)
第三章 辽金时期的文学	(73)
第一节 黑龙江土地哺育过的辽朝诗人	(73)
一、耶律倍	(74)
二、大色色	(75)
第二节 金初的贵族作家	(76)
一、完颜勖	(78)
二、完颜亮	(78)
三、完颜雍	(83)
第三节 驱留塞北的中原名士	(85)
一、赵佶	(86)
二、洪皓	(88)
三、朱弁	(94)
四、宇文虚中	(96)
五、高士谈	(99)